

【论 文】

美国赫蒙难民的历史与现状¹

梁茂春²

内容提要 上世纪中期,美国在老挝招募超过半数的赫蒙成年男性组建特别游击队,发动了“秘密战争”。随着美军的迅速撤退与放弃救援,赫蒙游击队成员及其家属面临了空前的劫难,大量赫蒙人被屠杀,逃亡的数万赫蒙难民被迫长期滞留于泰国的难民营,直到本世纪初才最终获得移民美国的机会,其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明显落后于其他族裔移民。赫蒙难民的产生及其艰难安置作为“秘密战争”的遗留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难民政策的功利性。

关键词 老挝 秘密战争 赫蒙难民

在美国 198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亚裔人口的分类统计首次出现了一个新的族裔类别——赫蒙(Hmong)。1980 年该族裔人口仅 5204 人,1990 年迅速增加为 90082 人,到 2000 年则达 169428 人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被中国学者称为苗族并在老挝居住长达两百多年的少数民族,移民美国后并没有被美国官方归入同期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的老挝裔⁴,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族裔类别,与华裔、韩裔、越南裔、老挝裔等亚洲族裔并列在一起进行人口统计⁵。关于美国对老挝赫蒙难民的安置问题,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不多。本文试图通过美国对老挝赫蒙难民安置的个案探讨美国在处理战争后果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及老挝赫蒙难民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一、“秘密战争”与老挝赫蒙人的悲惨命运

许多学者通过语言学、DNA 检测及族裔的神话传说、集体记忆推断:已居住在老挝约两百年的、自称为“赫蒙”的少数民族来自中国西南部即今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一带,是中国苗族的一个分支⁶。大约在 17 世纪中叶,苗族的祖先从中国西南边疆进入越南,19 世纪初则开始从越南和中国西南部向老挝迁徙⁷。在法国殖民期间直至越南战争爆发前,这一苗族分支主要聚居于老挝相对封闭的山区,与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民族“低地佬族”较少往来,在政治上处于自治的

¹ 本文刊载于《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

² 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越边境跨国族群、海外华人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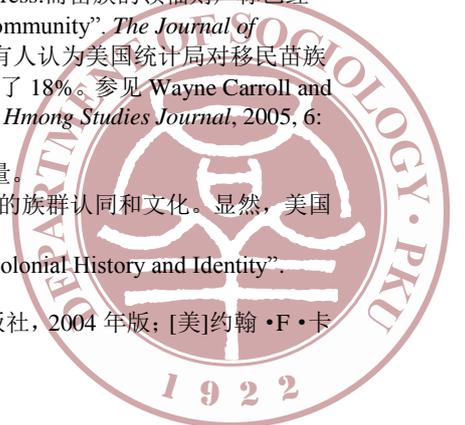
³ 另一种说法是 2000 年有 216000 人。参见 Fungchatou T. Lo. Bristol, 2001. *The Promised Land: Socioeconomic Reality of the Hmong People in Urban America (1976-2000)*. Ind.: Wyndham Hall Press. 而苗族的领袖则声称已经接近 300000 人,参见 Deborah G. Helsel, Etc. “Shamans in a Hmong American Community”.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Volume 10, Number 6, 2004. 不过,还有人认为美国统计局对移民苗族口的认定标准和范围过窄,导致在统计局所公布的美国苗族口数量比实际的少了 18%。参见 Wayne Carroll and Victoria Udalova, “Who is Hmong? Questions and Evidence from the U.S. Census”. *Hmong Studies Journal*, 2005, 6: 1-20.

⁴ 在 1980 年的统计数据中,老挝裔移民人数已达 47683 人,超过赫蒙移民的数量。

⁵ 美国官方和大多数学者认为苗族是从老挝移民而来的一个少数族裔,具有独特的族群认同和文化。显然,美国并没有把 Hmong 看作华人,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族裔看待的。

⁶ Gary Yia Lee. “Diaspora and the Predicament of Origins: Interrogating Hmong Postcolonial History and Identity”. *Hmong Studies Journal*, Vol 8: 1-25, 2007.

⁷ 参见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第 159、173 页,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美]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第 344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 9 月第 1 版。



状态。¹

法国殖民者退出老挝后，美国开始介入老挝的政治，并支持老挝王家军队共同对付老挝巴特寮军队和北越军事力量。但随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老挝王家军队缺乏斗志，于是在1960年起开始招募和训练英勇善战的赫蒙人并组建“特别游击队组织”，以干扰和打击在老挝一越南边境的“胡志明小道”活动的北越军事力量，后来这支游击队也用于帮助美军对付老挝的巴特寮军队²。这就是所谓的“秘密战争”（secret war）。之所以称之为“秘密战争”，是因为1962年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大国共同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以确保老挝作为中立国家不受外国军事力量的干涉。因此，美国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只能暗中操作，对外秘而不宣。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赫蒙人的首次接触是在1960年末，他们到丛林中找到曾在老挝南方军官学校接受训练的赫蒙人军事首领王宝，要求其与中情局合作组建“特别部队”。中情局承诺：一旦赫蒙人将北越共产党军队从老挝赶回越南，中情局就要尽可能给赫蒙人提供帮助，如果被打败，中情局则应帮助赫蒙人寻找“新的地方”安身，并帮助成立赫蒙人的自治王国³。

赫蒙人之所以愿意加入美国中情局发动的“秘密战争”，并非因为可以拥有大量新式武器和比在老挝王家军服役高六倍的工资，这其中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中情局说服他们：北越军队将入侵老挝并强占赫蒙人的居所，即便不加入中情局，他们也将同样被北越军队强征入伍。面对这样的选择，赫蒙人首领王宝的回答很干脆：“我与越共势不两立，要么战，要么撤，我选择与他们决战”⁴。二是赫蒙人一直被老挝主流社会看成是“没有国家的寄生虫”，加入中情局的“特别部队”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⁵

有人估计，约有60%的老挝赫蒙成年男性参加了这场“秘密战争”⁶。这一特别部队的兵力曾一度多达三四万人。赫蒙战士作战勇敢顽强，在美军与老挝巴特寮军队的作战中担当主力，在越老边境的“胡志明小道”阻断北越军队通往越南南部和老挝巴特寮军队营地的运输线、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以及收集情报、将军需物资运送到他们所建立的两百多个简易机场，可谓战功卓著。⁷

然而，这场“秘密战争”却给老挝赫蒙人带来了空前的劫难。不仅是这支特别部队在“秘密战争”中死伤惨重，战争的危害也波及其他赫蒙平民。到1971年时，老挝许多赫蒙家庭已无成年男子，之后的几年中，特别部队所征用的70%的赫蒙战士年龄一般在10到16岁之间，身高与卡宾枪一样高的男孩被称为“卡宾战士”。由于特别部队与巴特寮之间展开的许多战役就发生在赫蒙人的传统居住地，因而引发了成千上万赫蒙难民的逃亡。开始时中情局还通过飞机向逃离的难民投掷食物、食盐、药品、毛毯、鱼罐头甚至生猪等，但到1974年，中情局便开始停止提供此类援助，并于1975年完全撤退。⁸

1975年初，当越南共产党军队推翻老挝政府、巴特寮宣称控制老挝局势时，老挝赫蒙人便成为复仇和迫害的目标。同年5月，美中情局启动了对老挝赫蒙特别部队的空中营救。美军首先用飞机将王宝及其随从运送至泰国，随后又用运输机帮助其支持者逃离。近4万名赫蒙战士向中情局总部龙镇（Long Cheng）云集，但能够幸运坐上飞机的不超过1.5万人。其余的人只能自寻

¹ Sucheng Chan.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p4-29.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² Roger Warner. 1995. *Back Fire: The CIA's Secret War in Laos and Its Link to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³ Sucheng Chan.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30.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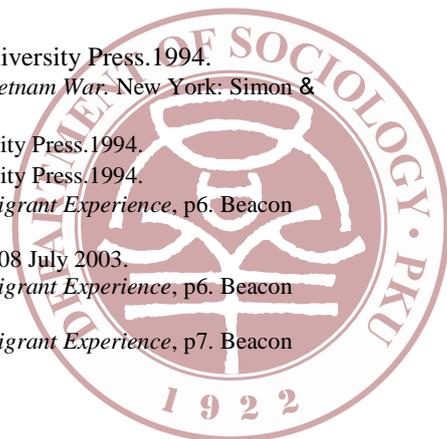
⁴ Sucheng Chan.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30.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⁵ Lillian Faderman, 1998. *I Begin My Life All over: the Hmong and the American Immigrant Experience*, p6. Beacon Press.

⁶ Grant Evans. "Laos is getting a bad rap from the world's media". *The Bangkok Post*, 08 July 2003.

⁷ Lillian Faderman, 1998. *I Begin My Life All over: the Hmong and the American Immigrant Experience*, p6. Beacon Press.

⁸ Lillian Faderman, 1998. *I Begin My Life All over: the Hmong and the American Immigrant Experience*, p7. Beacon Press.



出路，逃亡在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之中，时刻提防北越和老挝巴特寮军队的报复，惶惶不可终日。¹一些当年参加“秘密战争”的口述者描述了他们在逃离老挝过程中的悲惨经历：靠吃树叶和树根维持生命，最后游过湄公河，死于这次逃命过程的人数达一半²。有学者评论：平静安逸的老挝农民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他们的美国“朋友”忠诚至死的“自由战士”，最后却在敌方完全占领其阵地后被美国“朋友”抛弃在敌人疯狂而恐怖的报复中³。据一些学者估计，在整个“秘密战争”中，老挝赫蒙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被征入伍的赫蒙战士中约有 20% 在战争中死亡；而赫蒙老百姓的死亡人数则高达 5 万人。⁴

1975 年 12 月，老挝巴特寮政府成立，随后建立了用于关押赫蒙将士以及其他被俘人员的“劳教营”。据一些生还者描绘，“劳教营”与集中营无异，终日要干重活、忍饥挨饿，并时常被严刑拷打。一些没有被抓获的赫蒙军官和士兵，在销毁军服、藏匿武器后重返故乡，并假装没有当过兵以躲避政府的追究。更多的特别部队官兵则迅速带上家人隐匿于丛林之中。这些藏匿于丛林的赫蒙人后来仅有十分之一经过艰难跋涉抵达泰国的难民营并最终移民美国。⁵

对于第一批获得营救的赫蒙将士及其家人，美国政府采取了分散安置的措施，在几家较大的民间组织协助和美国普通民众的支持下将他们安置在全国各州。这与安置其他印支难民的做法一样，其目的一是为了促使赫蒙人移民美国后能够更迅速地适应主流社会⁶，二是为了“防止出现诸如多年前古巴流亡者在迈阿密造成的状况，即移民大量涌入某一美国社区，使其不堪重负”⁷。在美国政府的分散安置难民的政策下，大多数赫蒙难民被迫与亲人分离，分散居住在美国的不同地区。

至于在 1980 年美国人口统计数据中赫蒙裔作为一个单列族裔的突然出现，确实是令人感到疑惑的。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赫蒙人有独特而强烈的族裔认同。赫蒙人在老挝长达两百多年的生活中，并没融入主流社会，而是特立独行，不仅与老挝的华人主流社会缺乏往来，也与老挝其他族群差别显著，其族群边界是十分清晰的。由于赫蒙人在种族、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社会地位方面，都与低地佬族人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因此，1980 年美国国家统计局给予了他们区别于老挝裔的特别身份认定。另一个原因则是，美国政府将赫蒙人列为单独的族群，以便对这个特殊族群提供更好的照顾，以弥补美国在“秘密战争”中给赫蒙人带来的灾难性损失。

二、美国中情局背信与赫蒙难民的反抗

美国中情局从老挝撤退后，老挝新建立的巴特寮政府便指控赫蒙人为“美国中情局的雇佣兵”，官方报纸则宣称“有必要对赫蒙人铲草除根”。但此时美国中情局却没有对处于险境的赫蒙战士展开大规模救援，并一直对美国国内和外界保守秘密。他们认为不能向外界透露美国在老挝发动的“秘密战争”以及赫蒙人逃亡的情况，否则就等于把自己违反《日内瓦公约》在老挝发动战争的事实公之于众，并默认美国政府要承担相关的责任。⁸美国中情局的这种态度和应对策

¹ Lillian Faderman, 1998, *I Begin My Life All over: the Hmong and the American Immigrant Experience*, p7. Beacon Press.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仅有 2500 名赫蒙游击队军官和家属被营救出来。参见 Gayle L. Morrison, 1999, *Sky Is Falling: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A's Evacuation of the Hmong from Laos*, p10. McFarland & Company.

² WGBH Television Winifred Lambrecht, Reviewed Work(s): *No More Mountains: The Story of the Hmon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86, No. 2. (Jun., 1984).

³ 参见 Jean Michaud. Reviewed Work(s), "Tragic Mountains: The Hmong, the Americans, and the Secret Wars for Laos, 1942-1992", *Pacific Affairs*, Vol. 67, No. 2 (Summer,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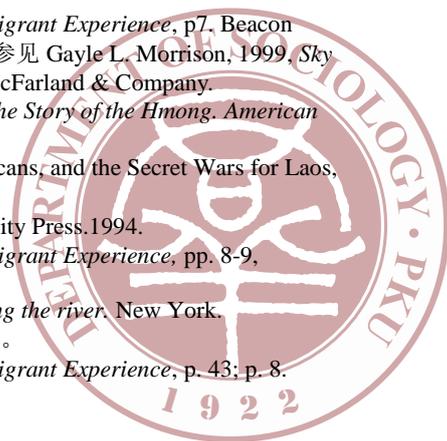
⁴ Sucheng Chan. *Hmong Means Free: Life in Laos and America*, p40.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⁵ Lillian Faderman, 1998, *I Begin My Life All over: the Hmong and the American Immigrant Experience*, pp. 8-9, Beacon Press.

⁶ Miyares, L M., (1998), *The Hmong Refugee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rossing the river*. New York.

⁷ Scott Gold & Mai Tran, “越南难民的归宿”，美国《交流杂志》，2000 年第 3 期。

⁸ Lillian Faderman, 1998, *I Begin My Life All over: the Hmong and the American Immigrant Experience*, p. 43; p. 8.



略使得在印支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里美国国内民众对相关情况知之甚少。而随着美军从越南战场上的完全撤出，中情局对赫蒙战士的救援也很快结束，使这支特别部队成员和赫蒙普通民众陷入悲惨的境地。

由于中情局的“保密”以及放弃对老挝赫蒙人的救援，赫蒙人只能纷纷逃至泰国，进入设于那里的难民营。1975 年底，美国开始从泰国难民营中接收那些曾经支持美军的赫蒙将士及其直系亲属移民美国¹，但随着大量难民从老挝蜂拥而至，通往美国的移民通道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狭窄。从美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截止 1980 年移民美国的赫蒙人仅 5000 人左右，说明美中情局所营救出来的大部分赫蒙人仍滞留在泰国，更多的赫蒙族将士及其家属则仍然被困于老挝。

在战争失败后，美国政府和军方置赫蒙人于灾难性处境的做法受到了国内人士的严厉批评。一位学者的总结性陈述富有代表性：今天美国出现的赫蒙人社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赫蒙人在印支地区支持美军作战的直接结果。他们战功卓著却命运悲惨。而直到1970年才得知这场老挝秘密战争的美国政府，一直没有为这批同盟军制定撤退的计划，使成千上万的赫蒙人被迫徒步逃离他们的山区住所到泰国寻找避难所。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老挝赫蒙人在战争中被杀，而有幸逃到泰国的赫蒙族则在难民营中度过数年难熬的封闭生活。²

然而，美国的“忘恩负义”直至 20 世纪末仍在继续。为了避免大量滞留于泰国难民营的赫蒙难民涌入美国，美国一方面限制移民配额，另一方面则不惜利用各种时机动员各方力量，试图促成滞留泰国、等待移民美国的赫蒙难民遣返回老挝原居住地。1991 年，一家“赫蒙/高地居民发展基金会”（Hmong/Highlander Development Fund）的民间组织资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赫蒙难民大会，旨在说服已移居美国的赫蒙人：将其在泰国难民营里的亲属遣返回老挝是安全的。美国国务院派人在这次会议上积极游说，并成功说服由泰国难民营前来赴会的赫蒙族长老韦麦（Vue Mai），使和其他赫蒙难民同意返回老挝。但事实表明，赫蒙难民返回老挝并不“安全”。一年半后韦麦在老挝神秘失踪，并于 1993 年 9 月被逮捕；另一名赫蒙领袖人物丛茂涛（Chong Moua Thao）在与老挝政府官员共进晚餐时“食物中毒”死亡。先后有多位赫蒙族领袖人物失去音讯。³ 不过，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也都否认泰国难民营的赫蒙人被遣返之后遭受迫害的说法，并无意将大量赫蒙难民移民美国，而只是将遣返计划暂时搁置⁴。

尽管许多滞留于泰国的老挝赫蒙难民都不愿意被遣返老挝，但联合国难民署和泰国还是在 1995 年提出了关闭泰国的赫蒙难民营的计划，并试图将 4 万多名赫蒙难民遣返回老挝原住地。这一关闭难民营的计划很快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同时，则遭到已移居美国的老挝赫蒙人的强烈反对。虽然在此期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财政支持计划以促使赫蒙移民美国，但克林顿却当即表示要予以否决。在 1995 年夏末的一天，数百名老挝赫蒙人云集于威斯康星大学史蹈特分校开会，为泰国赫蒙难民营所面临的人权危机大声疾呼。他们声称在过去的 18 个月中有大约 5000 名赫蒙人遭到老挝巴特寮政府的逮捕和谋杀。许多人带来手写的字条，上面有其亲属和朋友的名字以及在老挝被杀害的具体经过，其中不乏有“老挝政府军枪杀全家”的字眼。赫蒙人的领袖王宝将军在会上声言：如果美国不帮助我们，不如扔一颗炸弹把我们炸死算了！⁵

Beacon Press.

¹ Miles McNall, Timothy Dunningan, and Jeylan T. Mortimer,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f the St. Paul Hmong”,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5, No. 1. (Mar., 1994).

² Donald F. Hones, 2001, “The Word Religion and Literacy in the Life of a Hmong American”, *The Word*, Vol. 96 No. 4 Fall 2001.

³ Joseph Davy, 1998. “Repatriation: How Safe is it?” *Hmong Studies Journal*, No.2.

⁴ Tyson, James L. 1994, “Congress and state department ignore persecution of Hmong”, *Human Events*, Vol. 50, Issue 24.

⁵ Michael Jones. “Acts of Betrayal”,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23,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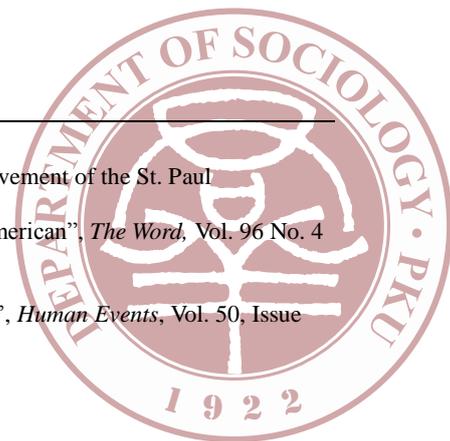


表1 1951—2002年从老挝移居美国的难民人数

财政年度	移民人数 (不含难民)	难民人数	入籍人数	财政年度	移民人数 (不含难民)	难民人数	入籍人数
1951-1974	393	-	-	1989	6973	12560	3463
1975	96	800	-	1990	6364	8715	3329
1976	163	10200	-	1991	5792	9232	3887
1977	237	400	-	1992	670	7285	3080
1978	-	8000	-	1993	738	6944	3994
1979	-	30200	-	1994	607	6211	5630
1980	179	55000	-	1995	572	3682	4315
1981	78	19777	-	1996	692	2203	10621
1982	130	3616	-	1997	572	915	8630
1983	159	2907	-	1998	502	9	7734
1984	185	7218	-	1999	471	19	9188
1985	212	5195	-	2000	672	64	7163
1986	4239	12313	-	2001	896	22	6507
1987	3557	13394	3159	2002	-	18	-
1988	6037	14597	3480				

资料来源: Max Niedzwieki and TC Duong, 2004, *Southeast Asian American Statistical Profile*. pp9-11. Washington, D.C: Southeast Asia Action Center (SEARAC)。

注:“-”表示缺乏当年的数据。

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这种抵制遣返的运动表示妥协从而为赫蒙难民拉开移民的大门,相反,从1997年之后美国接受的老挝赫蒙难民却开始逐年急剧减少。表1是从老挝移居美国的难民人数,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老挝裔难民而非赫蒙难民。从美国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可大致估计赫蒙难民所占比例大约在40%左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已长期滞留在泰国难民营的大量老挝赫蒙人最终得以移民美国,却起因于一个意外的事件——“9.11恐怖事件”。因“9.11”,美国迅速削减了其他各国的移民配额,从而为赫蒙难民留出了每年高达7万人的移民配额。这成了老挝赫蒙难民移民美国的末班车。¹

美国政府后来终于通过立法试图给予这些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挝赫蒙人特殊的照顾,允许避难于印支各国难民营的大量赫蒙裔原参战将士及其家属以难民身份迁移美国。2001年11月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公告称:“今天我很高兴签署HR5234条例,为已故赫蒙裔老兵的配偶延长《2000年赫蒙老兵归化法》的适用期限。这一条例将为已故赫蒙裔老兵遗孀提供更宽松的条件,以使她们能够顺利地按照我在今年5月签署的《2000年赫蒙老兵归化法》归化入籍。在过去的东南亚战争中,当赫蒙裔将士为美国军队而战时,他们的配偶及其家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时,又不得不为了建立新的生活、养育自己的子女而奋斗,尽管有语言、文化的障碍,他们仍然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条例将确保他们成为我们国家的公民”。²

克林顿总统同时签署法令,豁免4.5万多名老挝赫蒙人在归化入籍时的英语条件要求。按照这一法令,凡是在美越战争中参加过支持美军行动的赫蒙裔老兵及其配偶或遗孀均可在翻译的陪同下参加公民考试。此外,他们还在申请归化入籍时必须了解“美国历史与政府的相关知识”方面获得“特别的照顾”。克林顿总统说:“这是对越战期间我们的盟友赫蒙人给予我们支持、勇气和牺牲的报答。同时也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赫蒙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因为缺乏母语文字教育的人很难掌握第二外语,对于生活在美国的赫蒙裔难民而言,掌握英语和了解美国历史与政府方面

¹ David J. Lynch. “Hmong get last chance to immigrate to USA”, *USA Today*. 06/14/2004.

² William J. Clinton, “Statement on Signing an Extension of the Hmong Veterans' Naturalization Act of 2000”.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 2000.

的知识尤其困难。”¹

由此可见，专门针对解决老挝赫蒙人入籍归化法案的最终出台，是老挝赫蒙人历经艰辛与美国政府博弈的结果。

三、艰难的生存和独特的认同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陆续移民美国的老挝赫蒙难民，尽管迅速地获得了归化入籍，但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集中分布于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1990年居住在这三个州的赫蒙人占全美国赫蒙人的89%，而2000年则占75%左右。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献，赫蒙人这种聚族而居的传统早在老挝时就已形成，这一传统对于增强族群凝聚力、开展族群内部的社会互助以及保护族群文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²值得称道的是，移居美国仅有短短二三十年的赫蒙族群中便有人能够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人头地。一位出生于老挝、十岁时才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的赫蒙人马咪（Mee Moua），在33岁那年即2002年1月通过激烈竞选，当选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赫蒙女性参议员。³马咪进入美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成功典范，大提升了美国赫蒙人的社会声望，预示着这一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然而，马咪的成功只是个案，不代表美国赫蒙人的整体成功。我们通过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这个独特的族裔人口在美国的生存与适应之路比起其他亚裔要艰难得多。已移民美国的赫蒙人在受教育程度、英语水平、就业率、年人均工资以及贫困率等方面，不仅明显落后于亚裔人口，也落后于同期移民美国的老挝裔。尤其是赫蒙裔人口的贫困率远远高于其他族裔，如1990年赫蒙裔人口的贫困率分别比老挝裔和亚裔总体的贫困率高出28.9和49.6个百分点；2000年赫蒙裔的贫困率大幅减少，比十年前下降25.8个百分点，但却依然分别比老挝裔和亚裔高出19.3和25.4个百分点（参见表2、表3）。这些数据显示赫蒙裔人口对美国救济金的高度依赖。不过，令人振奋的是，2000年赫蒙裔就业人员与其他亚裔就业人员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比1990年差距的缩小非常显著。有研究发现，长期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赫蒙人在转向从事美国现代企业生产活动的过程虽然比较缓慢，但成效还是比较突出的⁴。2000年，大量赫蒙裔家庭开始购置房产，其“房产拥有率”虽然比起亚裔和老挝裔仍有明显差距，但赫蒙裔家庭的“房产拥有率”，已经从1990年的10%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38.7%。⁵

美国赫蒙裔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原因在于，他们在老挝时的文盲率一直很高，比如1970年代文盲率高达90%。迁移到美国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大的改观。据1982年在美国西海岸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赫蒙裔人口的文盲率仍高达70%。到2000年美国赫蒙人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也只有7.5%。较低水平的受教育程度与55.6%的赫蒙裔人口属于非美国本地出生有关。同时，赫蒙裔男性与女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1990年时男性中获得中学毕业以上学历的比例比女性的比例高25.1个百分点，到2000年这个差距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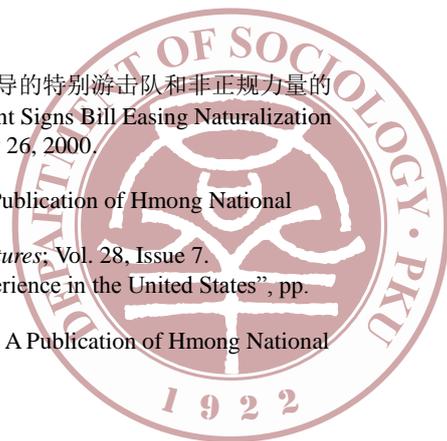
¹ 不过，只有那些在1961年2月28日至1978年9月18日期间参加过由美军领导的特别游击队和非正规力量的Hmong老兵才有资格获得此豁免权。National Immigration Law Center, “President Signs Bill Easing Naturalization Requirements for Hmong Veterans”, *Immigrants’ Rights Update*, Vol. 14, No. 4, July 26, 2000. <http://www.nilc.org/immlawpolicy/natzcitzshp/nc020.htm>.

² Serge Lee, et. al, 2003, *Hmong 2000 Census Publication: Data & Analysis*, p. 12. A Publication of Hmong National Development Inc., & Hmong Cultural and Resource Center.

³ Conte, Christopher, 2002. “Diversity in Action: the First Hmong Sena”, *State Legislatures*, Vol. 28, Issue 7.

⁴ Simon Fass, 1986. “Innovations in the Struggle for Self-Reliance: The Hmong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51-38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0, No. 2.

⁵ Serge Lee, et. al, 2003, *Hmong 2000 Census Publication: Data & Analysis*, pp. 32-36. A Publication of Hmong National Development, Inc. & Hmong Cultural and Resource Center.



到 14.3 个百分点。¹这种男女性别的差异根源于苗族重男轻女的观念。

表 2、 赫蒙裔美国人的发展状况（1990） 单位：%

		赫蒙裔	老挝裔	亚裔
受教育程度	中学毕业及以上：男性	44.1	49.4	75.7
	女性	19.0	29.8	74.8
	学士学位及以上：男性	7.0	7.0	23.3
	女性	3.0	3.5	17.6
不能流利说英语		78.1	70.2	56.0
就业率		29.3	58.0	67.4
就业人员年人均工资（美元）		2692	5597	13806
贫困率		63.6	34.7	14.0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1993, *We the Americans: Asians*.pp4-7.

表 3、 赫蒙裔美国人的发展状况（2000） 单位：%

		赫蒙裔	老挝裔	亚裔
受教育程度	中学毕业及以上：男性	53.1	55.5	83.3
	女性	28.5	45.4	78.1
	学士学位及以上：男性	10.1	8.4	46.6
	女性	4.7	6.9	39.3
不能流利说英语		58.6	52.8	39.5
就业率	男性	58.5	65.5	71.0
	女性	46.5	56.3	56.4
就业人员年人均工资（美元）	男性	25187	26664	40650
	女性	20237	21857	31049
贫困率		37.8	18.5	12.4
房产拥有率		38.7	52.4	53.2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2004, *We the People: As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pp11-17.

与移民美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一样，赫蒙难民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适应状况也并不理想。由于“秘密战争”所带来的战争后遗症以及美国政府的“分散安置”政策，许多赫蒙难民在刚刚踏上美国时便面临了语言障碍²、文化冲击以及与亲人分离等诸多问题，精神健康状况比较恶劣。据 1988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赫蒙难民中遭遇精神健康问题的比例高达 43%，是欧洲裔人口的两倍以上，许多难民患上了失眠、焦虑、抑郁等“难民适应综合症”³。这种难民适应综合症可归因于难民文化适应能力低以及美国白人主体族群的歧视。赫蒙人所遭受的歧视要比起黑人所遭遇的歧视严重，种族和肤色、新移民的身份、英语表达能力较差，这些因素是他们遭受白人歧视的主要原因。一项针对移民美国刚满一年的赫蒙难民的调查发现，有 49% 的人认为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遭遇到本地白人族群各种形式的歧视，这些歧视有如“滚回你的国家去！”的言语污辱、身体伤害、拒绝来往以及警察在处理族际冲突时的不公平对待等。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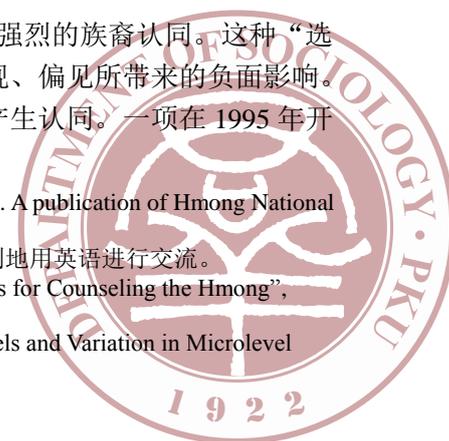
赫蒙人“聚族而居”，形成了自己的族裔社区，并维系着独特而强烈的族裔认同。这种“选择性同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文化冲击”和主体族群的歧视、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迁移到美国之后的赫蒙人也极少与同时期移居美国的老挝裔和华裔产生认同。一项在 1995 年开

¹ Serge Lee, et. al, 2003, *Hmong 2000 Census Publication: Data & Analysis*, pp21-24. A publication of Hmong National Development, Inc. & Hmong Cultural and Resource Center.

² 如上所述，大多数已经在美国居住时间长达二三十年的苗族依然不能比较流利地用英语进行交流。

³ Anthony W. Tatman, 2004, “Hmong History, Culture, and Acculturation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ing the Hmong”,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p. 225. Vol. 32.

⁴ Jeremy Hein.2000. “Interperson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mong Americans: Parallels and Variation in Microlevel Racial Inequali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1, No. 3, pp. 413-429.



展的问卷调查也反映了赫蒙裔中学生自我认同中的强烈取向：自认为是纯粹苗族的占41%，自认为是赫蒙裔美国人（Hmong American）的占50%，认为是亚裔的占5%，亚裔美国人占4%，纯粹美国人的占1%¹。这一数据说明，赫蒙裔中学生极少与美国的老挝裔和华裔产生认同。这种族裔独特性虽然部分归因于美国官方对他们族裔身份认定所产生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因素，也就是说赫蒙人强烈的族裔认同在老挝时早已形成，并且在移民美国后依然没有动摇。

目前，生活在美国的赫蒙人已达二十多万人，尽管生存与适应之路依然艰难，但毕竟已经成功地落地生根，他们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族群认同，也逐渐产生了在政治上忠于美国的国家认同。

【论 文】

在历史中解读今天

——熊芳亮《从大清到民国》书序

马 戎

清朝在鸦片战争的惨败开启了亚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一直位于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国从此陷入一个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相遇后，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一再败绩，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这是与儒家传统、道家理念、佛教伦理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甲午战争再次让中国人通过切肤之痛真正地认清了自己是“弱者”。眼见中国人即刻面临“亡国灭种”的万古劫难，谭嗣同悲怆地感叹：“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人应当如何想、如何做才能做到“救亡图存”呢？

这是清朝后期、民国初年中国各族无数官员、学者、军人们都在苦苦思考、反复探索的问题。中国从东亚“天下帝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个过程也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督抚，下至民间的文人志士，凡是有爱国心和关心时事的人，无不参与到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和亿万民众生存的思考与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特殊时代。郑观应建议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战”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康有为提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主张改良维新；梁启超力主变法，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章太炎、邹容鼓吹“种族革命”，主张通过排满建立汉人新国家；孙中山则首先主张学习美国模式进行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对美国失望后又转向苏俄道路。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把马

¹ Susan Bosher,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Study of Hmong Students at the Postsecondary Level”, *TESOL Quarterly*, Vol. 31, No. 3, Language and Identity. (Autumn, 1997).

